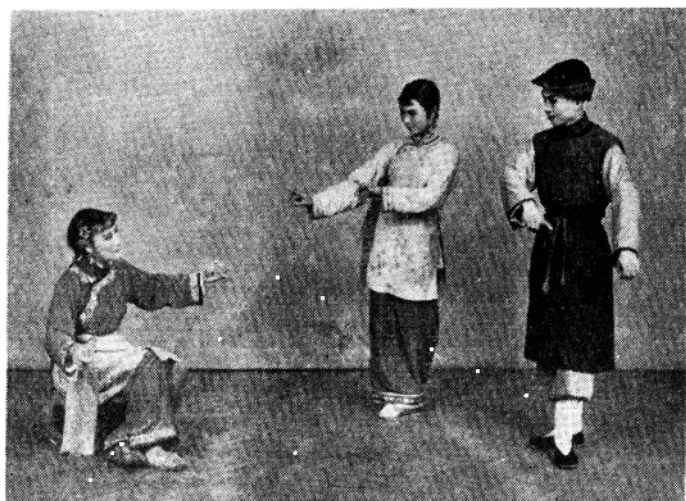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苏民間戏剧丛书

養媳婦

(錫 剧)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江苏省錫劇團演出

養 媳 婦 (錫劇)

人物 婆婆 四十多歲 (簡稱婆)
雪妹 十五六歲 其女(簡稱妹)
雪度 十七八歲 其子(簡稱度)
月素 十五六歲 童養媳婦(簡稱素)

第 一 場

〔月素清早起身，勤儉地做着日常生活。

素 (唱)〔玲玲調〕太陽出山映窗紅，

早起三日當一工；

抹過桌子掃過地，

吊起踏門透透風；

用手再把大門開，

開了大門放雞籠。(趕雞)

嗒嗒嗒……噓！噓！……(雞籠內發現雞蛋)小蘆花
真好，又生了個蛋。

〔月素高興地撫摸着雞蛋，忽聽婆婆在房內高叫。

婆 月素！

素 (聽見婆婆的聲音，頓時吃了一驚，幾乎把雞蛋摔掉，

一面拍胸一面答應)我已經起身了!

〔婆婆由房中走出,月素上前。

素 媽,小蘆花又生了個蛋。

婆 想想!雞還曉得吃了我的糧,生還我的蛋!(責問地)你呢?來!今天我要去唸佛,你給我當點心梳個頭。

〔月素放了雞蛋要去梳頭。

婆 梳頭盤還沒拿來,你來摸點啥?

〔月素連忙下去拿梳頭盤。

婆 人倒還好,就是做起生活不入我的眼。唉!

(唱)〔老旦調〕說她聰敏不聰敏,

說她懶惰不懶惰;

想到自己做媳婦,

她真走上天堂路。

重生活有我兒子做,

她只要燒茶煮飯挑水洗衣紡紡棉花織織布;

她的日子太好過,

惹她空來唱山歌。

哼!真比我還舒服!——月素!你不出來了?

素 (急忙走上)我尋花盒子的。(正要去給婆婆梳頭)

婆 (命令地)洗乾淨手再來拿木梳!你沒聽見我要去唸

佛？（月素在旁洗手。婆婆嘮叨地）真是聰敏面孔笨肚腸。我要像你還掙得起這家人家：……我十三歲做小媳婦，念三歲當家，今年四十三歲，好說嚐過甜酸苦辣：公婆去世，丈夫亡故，掉下一對兒女，都靠我十個指頭做出來這分家當。……（不平地）你算受苦啦？啥人像你吃飽了肚子唱唱花名，哼哼山歌呀？

〔月素被婆婆說得滿面通紅，強笑。〕

婆 還要笑！來與我梳頭！

〔月素胆怯地上前與婆婆梳頭。〕

婆 你這樣慢吞吞慢吞吞的，沒睏醒？

〔月素只得用勁地梳着。〕

婆 太快了！又不是去充軍！

〔月素又只得穩穩地梳着。〕

婆 死樣活氣的，用些勁！

〔月素用力地梳着。〕

婆 （暴跳）哎吓！你要我的命啦！

〔月素被婆婆胳膊猛力一掙，木梳失手落地，摔成兩截。〕

素 （吃驚地）呀！

婆 啊！

（唱）〔大陸調〕我今天要去唸彌陀，

你不該故意摔斷黃楊梳；

你倒會肚裏做功夫？

我今天要打得你骨頭酥。(威逼地)

去拿棒柱來！——去！(素被逼下)牛要打馬要鞭，
養媳婦不打要飛上天。(等了一會，高喊地)快死來！

妹 (在裏面答應)來了。

(唱)手拉嫂嫂往外跑，(拉着月素上)

娘親又要打嫂嫂。

棒柱拿來！(奪過月素手內的棒柱)

我代你去挨頓打，

看娘怒火有多高。

婆 (不耐煩地)脚上拖了鍊條了！

妹 來了。(故意低着頭，頂着棒柱，跪在娘前)

婆 你這賤貨！(接過棒柱欲打，妹抬頭)要你來做啥？

(雪妹站起，婆婆對着月素)死過來！

妹 媽！(勸解地)

(唱)[老簧調]今天是二月十九觀音暴，[註：觀音生日]

千萬不能打嫂嫂；

是你吃素修行日，

各項事情要行好。

婆 (唱)[老旦調]不打不罵不成人。

不打她要做”紙鳶鑽天”骨頭飄；

婆打媳婦天也容，

打斷她骨頭將氣消。

妹（唱）〔老簫調〕你要是今天打了人，

敲穿了木魚也無功勞。

婆 打不能打，罵總可以的，

妹 罵酸了嘴，唸不動佛的。

婆 好，看在佛面上，今天饒你。

妹（討好地）媽，我來與你梳頭吧。

婆 我便宜不了她。（對月素）與我站在此地，眼睛不准
、 睜，跟我女兒學梳頭。

妹（唱）〔老簫調〕梳頭先梳頭髮梢，

、 娘的頭髮好枯燥！

〔婆婆覺得女兒梳得太重，嘴裏不說，面上顯出熬痛的樣子。

妹 可忒重？

婆（硬着頭皮）不重。

（唱）〔老旦調〕女兒手段實在巧，

一摸一梳通到梢；

又不重，又不輕，

不快不慢真正好。（熬痛地）

唔！

妹 梳痛了嗎？

婆 (強熬着痛)一點不痛，才殺癢呢。

(唱)真是一雙玲瓏手，

妹 好了。

婆 (唱)讓我用鏡打後照。

你看！

挽個髮髻像盤龍，

又光又亮又巧妙；

聰敏女兒你個笨媳婦，

我家討着你這厭眼寶！(對素)

學會了嗎？

素 會了。

婆 (學樣地)會了！想想要抽你幾下！

妹 (連忙擋住)今天是媽修行日，不能打人！

婆 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今天要不是唸佛，哼哼！

(月素胆怯地退了一步)怕點啥？今天我不打你不罵你，我要罰你。

(唱)罰你紡花十二兩，

還要燒飯洗衣裳；

硬柴要劈一百斤，

空來還要揀菜秧；

假使有一樁做不好，

休想吃飯充飢腸。

妹 媽，要嫂嫂一天做這許多事，怎樣來得及啊？

婆 啥來不及！

（唱）記得我年輕做媳婦，

車水挑糞還拿鋤；

白天要燒三餐飯，

夜來紡紗織小布；

公要湯，婆要水，

還要煎藥敬丈夫；

拖男帶女洗衣裳；

哪天不忙到三更鼓；

婆婆還罵我“懶料貨”，（傷心地）

這種日子虧我過。（對月素）

你聽聽！不要過了好日子不知足！（對雪妹教訓地）

你也要記記，學了娘樣做媳婦才不會吃苦呢。

妹 （催促地）爆竹響了，快去唸佛吧！

婆 香籃拿來！（月素遞過香籃，婆婆恐怕女兒留在家要幫月素做工，故意差開她）雪妹，你到街上去換些棉花轉來。

妹 我等一等去。

婆 馬上要用的，走吧。（對月素）你與我放些魂靈身上！

（拉女兒）走！（下）

素 （紡紗）（唱）〔紡花調〕石頭門上掛金籃，

養媳婦做人難上難；

天天做到星星歇，

閉攏眼睛喊燒早飯。

竹籃提水上山坡，

做人莫做養媳婦；

細紗織布婆說粗，

白米煮飯她嫌烏。

瓜籐繞上鵲鳩窠，

啄一口黃瓜叫一聲苦（“咕”）；

黃瓜雖苦苦兩頭，

我是白蓮結子心裏苦。

竹林筍子同根長，

兒女同是爺娘養；

女兒做了養媳婦，

門邊流淚望爹娘。（一見時候不早，緊張地）

呀！（唱）〔大陸調〕

太陽照進大門檻，

我夫回來要吃飯；

提了淘籮挽了米，
急急忙忙下河灘。

〔出門淘米。

太陽照到灶頭上，
手拿斧頭劈柴忙；
鍋裏要水灶裏柴，
一灶下來一灶上。

〔灌水、燒火。

太陽照到房門口，
十二兩棉花未動頭；
還要洗三套短衫褲，
滿身是手也不夠。

（忙無頭緒地）

〔雪度搥了鋤頭由田中回來。

度（唱）太陽照在正當中，
心裏嘈，肚裏空；
搥了鋤頭回家轉，

吃飽肚皮再做工。（進門見月素正在動忙，
四面張望一下，不好意思地問着月素）

喂！媽呢？

素 唸佛去了。

度 妹妹呢？

素 上街去換棉花。

度 （自言自語地）都不在家。喂！

素 啥？

度 看你急得像熱鍋上螞蟻一樣，闖了禍了吧？（月素，低頭不語）給娘打了？

素 （忍着痛苦）沒有。

度 眼淚還在山門口呢？

素 吹到的灰沙。——飯燒好了，快去吃吧。

度 你吃了嗎？（月素搖頭地）你也好停停手，一起來吃吧。

素 我等妹妹回來一同吃好了。

度 不要等她，我們先吃吧。

素 不。

度 爲啥？不吃飯能做得動生活嗎？（見月素含苦不語，追問地）爲啥？

素 （唱）〔大陸調〕早晨與娘把頭梳，

失手打斷黃楊梳；

罰我紡花十二兩，

還要洗淨三套短衫褲；

硬柴要劈一百斤，

淘米煮飯都由我；

假使一樁做不好，

半粒米星難下肚。

度（唱）猜到你今天闖了禍，

只怪你把我話當風吹過；

我早說娘的性情躁，

要步步留神把事做。

今天她修行赴佛會，

豈容你打斷黃楊梳。

素（唱）婆婆實在難服侍，

事不如意將人衝。

梳了輕、她要重，

梳了重、又喊痛；

梳快梳慢都不中，

潑口罵得我心痛；

兩腿顫顫手發抖，

黃楊梳失手起禍種。

十個人担子逼我一人挑，

你哪裏會知道你娘兇。

度（唱）我娘脾氣太暴躁，

一言不對要怒氣沖；

你還是咬口生薑喝口醋，
有理跟她也說不通。

素 說不通！

（唱）我好像“菜鬚口塞草”封了嘴，
只得滿口苦水嚥進胸；
養媳婦命薄該受苦，
縱然苦死也無人痛。

度 （安慰地）有話好說嘛！

（唱）我娘她會心意轉，
她是雨前一陣風；
你去吃飯我來做，（攪着幹活）

〔雪妹從街上回來，在門外偷看着哥嫂。

素 （害羞地）你走吧！

度 怕啥？

素 娘看見了……

度 （唱）就是娘來我敢拍胸！

來！你去吃。

素 我不。

度 我娘不會磨折你的……（拉着月素）

〔雪妹輕輕地走進，學着娘的聲音。

妹 好看！（雪度驚慌地）爲啥不拍胸？

度（責怪地）你還要來開玩笑，現在她唬得不敢吃飯了！

妹 我比你先曉得！

度 那末你該想想辦法。

妹 我在路上就想好了。

度 想的啥？

妹 你和嫂嫂先去吃飯，我來紡棉花。

度 還有呢？

妹 你們吃了飯再說吧。

素 我我我……

妹 怕啥難爲情。面皮老老，肚皮飽飽。去吧去吧！

（推月素下，再對雪度說）噉！廚裏還有一碗魚去端給她吃。

度 娘！

妹 娘吃素！快去端吧。

度 可要緊？

妹（調皮地）就是娘來我敢拍胸！（雪度下，雪妹紡着棉花）

（唱）〔太平調〕可憐她生在窮人家，

年紀輕輕早出嫁；

到我家吃的燕子食，

害得她做牛又做馬；

一天到晚不停息，
做得她面黃骨如柴；
千樁好事一樁壞，
不是打來就是罵。

看到嫂嫂想自己……

做媳婦日子真可怕！

〔雪度和月素吃了飯出來。〕

素 妹妹你去吃吧。

妹 我還不餓吶，我在街上吃了兩塊燒餅了。

素 我來紡吧。

妹 （讓給月素，問雪度）魚可曾吃？

度 她一筷也沒吃；都是我吃的。

妹 你呀！——吃獨食！快劈柴吧，我來洗衣裳。

度 對！這樣一來都能做完了。

（唱）〔無錫景調〕人多手也多呀，

妹 （唱）石牌樓能搬過河。

度 （唱）我劈硬柴，

妹 （唱）我洗短衫褲呀，

度 （唱）娘親回來不會再嚙嚙呀，

想出好辦法……

妹 （唱）全是爲哥哥。

度 怎麼爲我！

妹 她是你啥人？

度 （無言可語）快做吧！

妹 （唱）拿起一柄斧呀，

妹 （唱）端起一隻盆，

度 （唱）劈劈啪啪硬柴劈成粉呀，

妹 （唱）三套衣裳六件淨，

度 （唱）娘親看見氣呀氣就平。

〔婆婆氣冲冲地從佛堂回來。〕

婆 （唱）〔行路調〕想起家中活寶貨，

害得我經卷都唸錯；

三叔婆今天告訴我，

兒女都說我是老虎婆；

定是這個瘟媳婦，

勾引我兒女來反對我。

今天倒要去問問她，

到底誰做媳婦誰做婆！（進門）

素 媽！

婆 罷了！（看紗錠）哼，看你紡的紗！（責問地）你的嘴到靈活得嘛？

（唱）〔大陸調〕你真是八哥嘴巴生薑手，